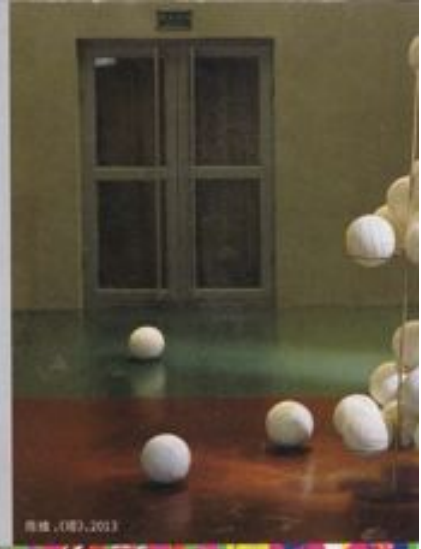


LEO XU PROJECTS

The Bund , Cheng Ran New Born At Thirties, Text/Shen Yin, P48-49, Issue 618, Nov 20th-Nov 26th, 2014



肖楠,《人们神像死》,2010



肖楠,《睡》,2013



肖楠,《阅读》,2013



陆然,《绝对狂野》(陆然执导) (导演:陆然)



程然,《绝对狂野》(陆然执导) (导演:陆然)



程然,《绝对狂野》,2014,摄影:程然,图内提供:LEOXU PROJECTS

LEOXU PROJECTS





程然： 在30岁时获得新生

文：沈寅 编辑：曹轶

偶然间，程然读到一则故事，说老鹰在某个阶段后会找一个悬崖，独自把自己的喙和爪子磨去，并处于一个濒死的状态，等待生出新的喙和爪子，获得重生。“这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延续生命的规律，我用这个逻辑说服我自己，人也是如此，差不多到30岁左右，也会经历一个低谷，无论是创造力、生命力，而人会在此时本能地去获得一个生命——一个孩子，为自己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，重新产生希望。”

程然，1982年生，射手座，内蒙古赤峰人，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（摄影：曹轶）

射

手座的程然似乎有花不完的精力，7月在香港为作品《信》揭幕，9月上海的个展《电话亭情事》又展出了5件新作，其中《绝对旷野》是《信》的姊妹篇。10月他赶去了巴黎，为东京宫两个个人特别项目布展，做一场围绕着录像装置的声音表演。11月即将开幕的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开馆大展“多重宇宙”中，他又拿出一个筹备半年的新作，一个10屏60分钟录像装置《Goodbye, Fucking EXPO,从凡尔赛花园到二十一世纪》。

从演录像到拍录像

程然成为艺术家的经历有几分传奇。念大学前的某天，他在一个地摊上偶然买了本关于现代艺术的书，书里写着张培力、耿建义、王广义等艺术家在80年代所做的艺术活动。读完后他心生崇敬：“我觉得这些人太神了，简直就像神仙一样。”当时他还是个美术中专学生，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。

这听上去很像电影《功夫》中周星驰在街上获得《如来神掌》秘籍那场戏。2003年，程然又遇到了杨福东，一个浑身“仙气”的录像艺术家，并成为他代表作《竹林七贤》的主演。用程然的话来说，杨福东让他“完全改变了对拍摄的想法”。比如杨福东会对某一个镜头一遍遍重复拍，在程然看来，其实每一遍都差不多，可能只存在细微的差别，但杨福东甚至会拍上20条。程然一开始很困惑，后来才渐渐明白，这是杨福东在坚持自己的标准，也是他对于整个作品的控制力。“我觉得控制力是一件特别帅的东西，你会觉得在现场他整个人都是发光的”，说到杨福东，程然眼神中绽放着光彩。

程然的第一件作品是在2005年完成的。一部用相机拍摄门缝开关的短片。整个画面几乎都是黑色的，只有一个门缝不断开合，从里透出光来，也透出房间内的情形。现在想来，这个发源于本能的作品有致命的缺陷，程然说：“不是非得拍个录像，因为用语言来描述，也能想象得到；而录像，应该用语言无法替代的，所以后来就会去想怎么拍一个东西是无法替代的”。

在程然的画廊Leo Xu Projects的老

板许宇看来，程然的重要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。当时许宇还在James Cohan做副总监，因有感于Alexander McQueen之死，他策划了一个《Alex: Alexander McQueen及其他》的展览，邀请陈维、程然、仇晓飞等六位青年艺术家创造新作，纪念英年早逝的设计师，同时也重新勾勒一个存在于每个年轻创作个体内心的“青年艺术家”形象。

程然的作品是《佚名，或模仿和想象曼·雷〈艮图(1930-1932年)〉》，一个年轻男子在湖边临水照花般舞动肢体，镜头则匍匐地爬至年轻男子身边，慢慢升起，极其贴近，一寸寸审视他，让人联想到维斯科蒂《魂斯威尼斯》中作曲家对于美少年的目光。

类似的对“经典”的戏仿、篡改、大量地存在于程然的作品中。2012年的个展《沃特威尔茨·霍》上，程然交出的4部录像中3部充满篡改与戏仿：《千禧年的天使(06)》是戏谑地杜撰了美国录像大师比尔·维奥拉历史性的录像装置《千禧年的五个天使》之外第六位“天使”；《1971—2000》是对《发条橙》和《百万美元酒店》两部电影的引用和戏仿；《Lestalgia》篡改了塔可夫斯基的《乡愁》(Nostalgia)。事实上连展览的标题——沃特威尔茨·霍，一个类似人名的标题，也完全出于杜撰，是程然将“what why how”转译成中文而得，“什么、为何、怎样”无疑是程然对于所谓“经典”发出的诘问。



1.《在利根与海根之间 #33 2014, 影片、拼贴、影片剪辑 提供: LEO XU PROJECTS

2.《信》2014, 深圳雕塑双年展驻地 图片提供: LEO XU PROJECTS 录像照片: 黄晓航



“不是非得拍个录像，因为用语言来描述，也能想象得到；而录像，应该是用语言无法替代的，所以后来就会去想怎么拍一个东西是无法替代的”。

我是一个传统意义的手工艺人

新作《电话亭情事》是程然关于上海的感受。每次他经过Leo Xu Projects画廊，见到路边的电话亭玻璃碎裂了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不维修？他上网去搜，才发现上海所有电话亭用的都是这种碎玻璃隔断，为了让打电话者更私密。“这是一个很微小的细节，但我觉得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本质”，他找来一个碎玻璃隔断，还原出电话亭情境，又找来歌手坐在边上弹吉他，为他编造的4个和电话亭碎玻璃有关的故事伴奏。

刘嘉玲主演的《信》也是关于城市的。某日程然在邮件中发现一封陌生女子写来的邮件，那是一封“以电脑随机生成的错乱语句，以一个女孩口吻不断诉说的情感故事，同时又穿插着关于记忆和未来的言语”。这显然是一封网络世界里常见的垃圾邮件，但程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立刻删除，反而觉得：“美极了，简直是一首写给未来的诗”。

他想以此创作一个作品，恰好有朋友认识刘嘉玲，递去了《信》的方案和之前的作品。刘嘉玲欣然答应扮演《信》的主角Adriana，“我养了一只猫，它的名字叫Boo，我爱它爱得要死”，“我记得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我看起来

非常活泼可爱”，她还发出乞求：“来和我聊聊，好吗？这是我唯一的方式，你可以找到我。”

不仅仅是城市，在交谈中能够发现，程然对于许多事情，总会形成一个专属于他的特有解释。比如艺术创作，他就不愿意定义为“创造”，或是“实现某个想法”，也显然不是“工作”，而是“传统意义的手工艺人”。

又比如父子关系，他并不认为是“责任”，而是一种“重生”。他是在经历了一段不适应时期之后寻找到解释。“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很苦恼，怎么能对一个小孩负责，对他的一生负责，去承担这样的责任，特别苦恼。有段时间也很低沉，就是‘产后抑郁症’。偶然间，他读到一则故事，说老鹿在某个阶段后会找一个崽崽，独自把自己的喙和爪子磨去，并处于一个濒死的状态，等待生出新的喙和爪子，获得重生。”这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延续生命的规律，我用这个逻辑说服我自己，人也是如此。差不多到30岁左右，也会经历一个低谷，无论是创造力、生命力还有意识等所有的都会处于低谷，而人会在此时本能地去获得一个生命——一个孩子，为自己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，重新产生希望。”